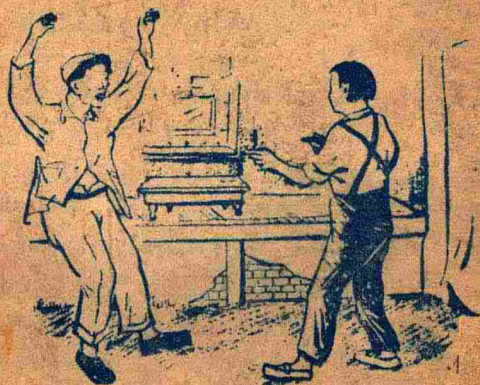


劉桂蘭捉奸

劇 話 幕 獨
編 澄 藍

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劉桂蘭捉奸

(獨幕話劇)

藍 澄

時 間：東北解放後

地 點：某大城市之工廠區。

人 物：

劉老漢：老工人，五十多歲，很進步。

劉 妻：不太懂道理的女人，五十歲左右。

劉桂蘭：青年女工，進步。十七歲。

張大嫂：三十左右寡居女人，桂蘭同廠女工。

王同志：工會女幹部，二十多歲。

李德福：潛伏的特務份子，死心塌地的壞蛋。

佈 景：一個普通工人家庭，舞台右側爲上場門，左側爲桂蘭臥室，左後爲後院，其他家具等可酌情處理。

幕啓：（劉老漢拿着鎬頭被劉妻從後院拖上）

劉妻：（以下稱妻）你等會再刨！咱再核計核計。

劉老漢：（不耐煩的）核計什麼！核計多少日子了，你他媽屬轆轤把的光往裡挽，還有個核計？人家都報上啦，我不能落在後邊。

妻：那兩箱機器皮帶是咱老倆口子的棺材本呀！

漢：我一半年還不打算死呢！你忙的什麼？我沒功夫跟你扯

這個，（又要去後屋刨被妻拉住。）

妻：你等等，再說姑娘也十七歲了，趕明出門子嫁餅錢也得打這上邊出啊！

漢：她不用你操心，你還是他媽的舊腦筋！

妻：我就這麼一個了頭，去年國民黨在這的時候，咱那麼困難都沒捨得賣，這嚅又想白白獻上，你這不是發瘋麼？

漢：我沒發瘋，你可是發昏了。吃了兩天飽飯把你撐糊塗啦！

妻：我看你老糊塗啦！工廠是你們家開的麼？你獻上去能圖點什麼？老了讓工廠裡裁下來，喝西北風麼？

漢：你的小算盤打的還真不錯呢？那麼依你說老了怎麼辦？

妻：依我說呀！先這麼對敷衍着，到什麼時候人家不要你了，咱就把東西賣了做個小買賣。

漢：我當是什麼高招，鬧了半天你是想叫我做小買賣呀！我當了一輩子工人，到死也當工人，這輩不離開工廠。

妻：我心思趕明給桂蘭找個女婿，咱不是又多了個兒子，有養老的了？咱們倆看着小買賣，日子不就有法過啦？

漢：別想得那麼美啦！我告訴你實在的吧！沒把握的事我也不幹哪，如今的工廠是咱們工人自己的了。咱們是當家的人，就應該愛護工廠，建設工廠，再說這往後有病有災的公家給治，生孩子死人都照顧，只要好好幹，飯碗一輩子砸不了。老了不能幹的時候還有養老金呢？勞動保險上規定的可多啦！我也記不大住，反正再不愁沒人養老了，你說這往後還有什麼愁的吧！

妻：我就不信天下還有這樣事，活了五十多歲，受了五十多年的窮，窮怕了！我什麼也不信，就信這兩隻手，不幹

活就沒飯吃。

漢：你還蒙着頭睡大覺呢！你等會問問他張大嫂子，工廠裡還辦的托兒所呢！她的二孩子後兩天就送進去，這不是實事麼？

妻：我不信你的話，等我問問桂蘭和她張大嫂子。

漢：對了，你問問她們吧。

妻：就算真有保險，咱也不能獻，自己留着賣錢化不好麼？

漢：能化長久麼？你光看眼前一點小好處，沒往大地方看看。咱獻上這點東西，也算對國家盡點小意思。

妻：你說咱能圖個什麼？獻上有什麼好處？

漢：好處大了，廠裡給咱留個底，對咱這點好處老不能忘，這還不說，還給立功發獎，一名二聲的臉上多好看。

妻：（小聲的）你只顧眼前好看，國民黨再來了可怎麼辦哪？

漢：誰說國民黨還能來？落起後來你的腦筋怎麼就活起來了？國民黨快完了個蛋的，讓他們的魂回來吧！

妻：說是有美國幫助麼？趕明還要打過來呢！

漢：早也有美國人幫助啊！怎麼打敗了？他們這叫作夢。（一想）不對！你想不到這些事，快告訴我，這是誰告訴你的？

妻：誰也沒說，我自己沒事這樣想。

漢：你不說我也知道，又是李德福那小子造的謠，對不對？

妻：不！不！人家孩子可什麼沒說呀！

漢：我跟你說，那小子很像個特務，他到處造謠破壞，成天價鬼鬼祟祟的，廠裡正注意他呢！這次反動黨團登記，他也不登，準是個死心的壞蛋！你可不用叫桂蘭跟他

在一起轉轉，趕明他犯了事，你們娘們可得跟着他沾包。

妻：你別胡說，人家可是個好人。

漢：好人？好人堆裡挑出來的，我告訴你，再不准他到咱家來，我看見他就不順眼。

妻：你不順眼我順眼，我還想招他個養老女婿呢！

漢：就怕你說了不算哪！

妻：你管不着這些事，姑娘是我養的。

漢：你問桂蘭她願意麼？

妻：不用問，我看他們倆挺般配的。

漢：好！我看他們配得成。

妻：怎麼？你想幹什麼？

漢：我不能眼看著叫自己的孩子上當，我還有這口氣呀！

妻：你管不了。

漢：我怎麼管不了？你真是好壞人不分哪！共產黨讓你吃飽了救了你的命，你反不讓我獻物資，這叫有恩不報！國民黨在這的時候！咱一家人差一點餓死！這唔你又想把女兒嫁給國民黨特務，這叫好壞人不分你他媽的整個老頑固，老賤種！

妻：反正都是你的對！我是老糊塗！你罵吧。

漢：我罵你咋的！照從前的脾氣我還要揍你呢！

妻：你打吧，你打吧（哭喊）！

漢：打你怎麼的，你當我不敢麼？（嫂進）

嫂：兩位老人家又吵吵什麼？

妻：你大爺不講理呀！

漢：他大嫂子！你給評評理！我想獻上那點東西，她死活不

壞，李德福那個讓蛋！她可看上眼啦！這不是發大昏麼？

妻：孩子！別聽他的，你聽我說呀！家裡窮的連自己都顧不過來，還要把那些機器皮帶獻上，那點東西不好賣錢花麼？我們兩口子也老了，桂蘭呢？也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啦！過個年兒半載的就得到人家去，嫁粧也得錢哪！到了時候怎麼辦？誰養活我們老兩口子呀！（哭）

嫂：噢！我當是爲什麼事呢！大嬸子你上了年紀啦，外邊的事你老不大知道呀！如今工廠是咱工人自己的啦！您二位老人家老了工廠也給想辦法，決不能餓着就是了。

妻：不是個什麼保險麼？桂蘭跟我說過，我也沒稀正經聽，我不信，天下還有這種事。

嫂：年頭變了，咱想不到的事，共產黨都給打算到了。我們工廠裡開了醫院！工人治病不用花錢，還辦了個合作社，工友大家伙入股，到那買東西又方便又便宜，女工友生孩子時候還給四十五天的假和補助金，我正打算告訴你呢！

妻：噢！

漢：這回你信了吧？

妻：你少插嘴！

漢：好好，我不說！他大嫂子，你多跟他談談，開開他的腦筋，媽的四六不懂。（下）

嫂：大嬸！勞動保險裏規定的條件可多啦！一半時也說不完，等以後咱娘倆慢慢嘮扯，你信你侄女就行了，反正你老人家打這再不會挨餓啦，就說桂蘭的終身大事吧。這也不用你老操心，如今講男女平等了，女的可以自己

找女婿，又美滿又節省多好啊。

妻：我不明白這些事呀！孩子！

嫂：大爺！我今天特爲來告訴您，我的孩子有人照看啦！

妻：誰給你看著？

嫂：廠裏成立了托兒所，我打算把他送進去，孩子在那裏邊
比在家強得多了，大孩子也到工人子弟學校念書啦。

妻：好孩子，你這就得了好啦，（高興的）

嫂：如今都得好啦！我大妹子在工廠裏幹的更好，工會上王
同志常跟我說，她進步挺快。

妻：王同志那個孩子太好啦！到這串門的時候，一口一個大
娘，嘴可甜啦，又有日子沒來啦，你看見她的時候告訴
她我怪想她的呢！

嫂：好啊！

妻：孩子！我看不管共產黨怎麼好，那點東西咱可不能獻
上。那是一大堆錢啊，你說呢？

嫂：如今廠裏工友們都爭着往外獻，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有，
因爲工廠讓國民黨破壞的挺利害，那能沒困難，工廠是
咱自己的了，大家伙就得幫廠裏的忙，爲獻物資很多的
工友都立了功，我那個千分表也獻上了。

妻：啊！你也獻上了？多麼獻的？

嫂：早就獻上了。

妻：唉！孩子！你把事辦錯了呀！當初你孩子他爸爸爲這點
東西送了命，你怎麼就忘了呢？那件東西值錢哪？

嫂：（難過的落淚）大爺！我沒忘，提起孩子他爸爸來，我
真難過，他一輩子倔強脾氣，不想就爲這個送了命，我
恨死國民黨啦！

妻：（同情的落淚）唉！國民黨那些東西可眞恨呀！死打硬要的。

嫂：孩子他爸爸那回算作對了。不能把東西交給國民黨，造砲打中國人，打咱的軍隊，他臨死的時候跟我說，『八路軍快來了，他是咱窮人的主，趕明把那個千分表交給人民政府，您娘們好好過吧！他……』（哭）

妻：（擦淚勸）孩子！別難過啦！

嫂：前些日子，廠裏號召獻物資，我就第一個先獻上了。上邊給了我五十萬元的獎金，還給我立了一大功，廠裏叫我把二孩子送到托兒所，大孩子送到工人子弟學校去上學，上級待咱眞好啊！

妻：這麼說，（有所悟）孩子你作對了。別人也都獻麼？

嫂：可不咋的！都爭頭獻哪！

後聲：『媽呀！媽呀！』（嫂起身）

妻：誰喊你。

嫂：大孩子放學回來啦，咱們有工夫再嘮扯吧！（嫂欲下桂蘭上）

劉桂蘭：（以下稱蘭）大嫂子坐會再走！（拉嫂坐）

嫂：孩子叫我呢！

蘭：等等！我有點要緊的事打算跟你談談，（向妻）媽！你到屋裏坐吧！

妻：（笑）哎喲！有什麼事還背着媽媽，你們這些年青的人說話喊喊喳喳的，我也聽不懂啊！（邊說邊進內屋）

嫂：什麼事大妹子？

蘭：咱們廠裏不是進行反動黨團登記麼？李德福這傢伙耍滑頭，老不登記，我知道他常跟些鬼鬼祟祟的人在一起，

這傢伙準有問題。

嫂：我還不知道呢？大嫗跟我說準備讓你們……（笑）

蘭：（握住嫂的嘴）不準你說下去！呸！這傢伙想的倒美，成天價在我媽媽跟前買好，他想在我身上打主意呢！哼！屎格郎戴花臭美。

嫂：那還不是個挺好的小伙子麼？漂漂亮亮的。（笑）

蘭：你嫁給他吧！（生氣的）我問你再胡說不？（指嫂）

嫂：別鬧了！說真個的，大妹子！你得注他點意呀！我因為不知道你跟他的底細，老沒敢向你明說，李德福那不是個好東西呀，大嫗不願獻物資也是他破壞的，我恨死他了，當初孩子他爹怎麼死的，還不是他報告國民黨說我們家裏有這個千分表，聽說那陣國民黨要造個幾零砲是什麼的，非用這個東西不可，就把俺孩子他爸爸捉去了，非刑拷打的往外要！

蘭：造六〇砲鬧了半天，是他報告的呀！

嫂：他上了俺那東西的眼啦，那陣國民黨出大價錢收買這種東西，孩子他爸爸貴賤不賣，跟我說不能讓他們造砲打自己的人，有一天他到我家要買那件東西，給幾個錢，他爸爸貴賤不賣，後來就鬧翻了，他懷恨在心，李德福爲了升官發財，害了我們一家人，孩子他爸爸活活的讓他害死啦，我恨他恨的牙根癢癢。

蘭：這傢伙真狠哪！大嫂！你怎麼知道是他報告的？

嫂：孩子他爸爸臨死的時候告訴我，是李德福報告的，叫我替他報仇……這仇我一直壓在肚子裏（拭淚）。

蘭：對！給大哥報仇！大哥真有骨頭，打到那個樣也沒說熊話呀！

嫂：你大哥死了以後，我就怕他來欺負我們娘們，時刻小心着，有一天晚上，他真到我家去了，向我嘻皮笑臉的，讓我罵了一頓，他火了要動野蠻的，我喊了一聲，他才吓跑了。

蘭：噢！就是我去問你怎麼的了，你說肚痛的那一回麼？

嫂：嗯哪！我那是哄你，怕揚揚出去不好聽啊！虧了解放軍早早解放了咱這，要不，我們娘們就得死在他手裏。這個仇這輩也別想報了。

蘭：他等會就來，咱今天就給大哥報仇！

嫂：真的麼？（興奮）

蘭：真的，我早就注意這個傢伙啦，有一天黑夜他慌慌張張的跑到我家來，我問他怎麼的了，他也不說，我無意中發現他腰裏有個黑東西，仔細一看，是棵槍。

嫂：（驚問）槍？

蘭：嗯！我問他腰裏裝的什麼？他吓了一跳，支支吾吾的說是買了把茗帚回家掃炕就趕快的走了，第二天我聽說夜裏有人放槍，差一點讓隊伍上捉着，我就想到準是他幹的了。

嫂：準是他，這麼一說他準是個特務了。怪不得廠裏號召反動黨團登記時他老低着頭呀？

蘭：剛才我在街上走遇見了他，他說等會到這裏來騎，有事跟我說，我想準是怕我檢舉他。

嫂：對了，這是作賊胆虛呀！

蘭：我打算套一套他，捉個特務咱也立個功，再說，這也是對工廠應盡的愛護責任。

嫂：你打算怎樣套他？

蘭：不能告訴你，你等會瞧吧！今晚上給大哥哥報仇就是了！

嫂：好。

蘭：我再跟你談個事，我媽聽了那個壞東西的話，不讓我獻上機器皮帶，你看怎麼辦？你們剛才是不是也談的這個事？

嫂：是呀！我剛才勸了大嬸一氣，她老人有點想開了。一個有了年紀的人，看事慢哪，就得慢慢來，咱再勸勸她也許就好了，她聽信了李德福的謠言，又怕老了沒有人養活他！

蘭：我養活他，再說還有勞動保險呢！比兒都可靠。

嫂：她還掛着你出門子時的嫁粧呢？

蘭：人老了就是兩樣，誰用他管，什麼嫁粧不嫁粧的。

嫂：我也說來，大妹子趕明要文明結婚呢！又美滿又省錢，作老人的再不用跟着操心啦。

蘭：你又逗人家！（驕嗔的）

嫂：別扯了，我得回去啦！

蘭：你等會到工廠王同志那去一踮好不好？

嫂：什麼事？

蘭：你把我的計劃告訴他，請她今天下午到我家來躡。帶着槍，幫我捉特務。

嫂：好！我一會就去，到時候我也來。（下）

蘭：媽呀！（妻出）

妻：你大嫂子走了麼？什麼事你們說得那麼熱鬧？

蘭：還不是說獻物資那回事。

妻：我正打算跟你商議呢，孩子！坐到媽旁邊來。

蘭：媽你說吧！（走近媽旁坐下）

妻：咱那點家底，你爹要獻上啦，你願意麼？

蘭：獻上唄！工廠是咱自己的啦，爹不獻我還要獻呢？

妻：你們爺倆誠心對付我老婆子咋的？

蘭：媽，話不能那麼說，人得有良心，共產黨對咱有恩，咱就得報，若是人人的東西都不獻，公家就有困難，廠裡的機器開不了，咱也得挨大餓呀，大家一獻東西，廠裡就沒困難了，工廠開了工咱就有飯吃，工廠就是家，往自己家裡拿點東西還不應該麼？還心疼麼？這廠的工廠是咱自己的啦，媽！你不是常說共產黨好麼？

妻：是呀！我知道共產黨好啊！

蘭：知道就好辦事，你再想想，國民黨在這的時候，連豆餅都吃不上，你老人家差一點餓死，還不是共產黨救了你的命麼？一解放那前上級發糧，你……

妻：好孩子別說了別說了，提起那前來媽怪難過的，唉！真是死了一回的人哪！共產黨的恩情我怎麼能忘呢？

蘭：媽！這回你想開了吧？我知道媽是有良心的人，咱不能忘了救命的恩人哪。

妻：我不是糊塗人哪！國民黨在這的時候，咱的日子什麼樣，這啥什麼樣，我還不會比比麼？

蘭：（高興的）對啦對啦！媽！你什麼時候懂了這個理？

妻：你聽媽說呀，我也願意把東西獻上去臉上又好看，叫你們爺倆都高興。

蘭：（高興的）好！那我就到後院刨去（欲下被妻拉住）

妻：桂蘭！你別去刨。

蘭：（不願意的）媽，你怎麼說了不算呢？你不是答應高興獻麼？怎麼又變卦了。

妻：孩子！媽受了一輩子窮，窮怕啦！事事得留底，你想

想，我跟你爸爸都老了，你爸爸眼看着幹不了幾年活了。你又沒個三兄四弟的，你是個姑娘，這麼大了。眼看是人家的人啦，趕明人家工廠不要你爸爸的時候，誰來養活我們老兩口子呀！（難過的）

蘭：媽！我一輩子不離開你，我就頂個兒子不行麼？我養活你們。

妻：我也想過，你若是個小子多好啊！可是怎麼說你也是個姑娘啊！唉！萬般皆由命啊。

蘭：姑娘怎的？如今男女平等了，媽，你看我不是和小子一樣能掙錢麼，我養活媽和爹。

妻：你看誰家的姑娘，一輩子跟着媽？沒孩子！早晚要嫁人的呀！

蘭：我就一輩子不離開媽。

妻：孩子你還小啊。唉！我打算等工廠裡不要你爸爸的時候，就把那些皮帶賣了，做個小買賣，就不怕挨餓啦！

蘭：這往後老了也不怕啦，如今政府實行勞動保險，我爸爸老了有養老補助金，生活沒有困難，比兒都保險。

妻：這個勞動保險我也摸個眉目啦，好倒是好，就怕不能實行啊，我總不信天下會有這種事。

蘭：我不是常唱「東方紅」那個歌給你聽麼？有了共產黨，有了毛主席，天下就大變了，窮人再也不挨餓啦，鄉下分房子分地分大馬，這個你信吧？

妻：這個你爹也跟我說來，唉！我和你爹當初就是因為沒地種，才從山東家跑到關外來，一幌好幾拾年啦，（想）

蘭：媽！共產黨就是想叫天下的人都有飯吃才打天下呢，如今咱們解放軍快打到南京啦，老蔣的軍隊眼看就要完蛋

了。

妻：那些狗軍隊快完了麼？

蘭：快啦，就是今年的事，趕明全國都解放了，咱們老百姓再就要過好日子啦。

妻：桂蘭！那麼說再就不能叫媽挨餓啦？

蘭：我還能哄你？

妻：媽媽窮怕了呀！

蘭：我說我養你老吧你不信，國家的勞動保險你還不信，媽真是叫人沒辦法，（故意生氣）

妻：我心裡明白啦，桂蘭好孩子！媽信你的話，那些東西獻上吧。

蘭：（高興的）媽，真的麼？

妻：媽再不插嘴了，你們爺倆看着辦吧，怎麼辦怎麼好，

蘭：（喜極）媽，你真好，我給你老敬個禮。（敬禮）

妻：看把我孩子喜的呀！（拉住蘭手）

蘭：媽，我這就到廠裡報上吧，別叫爸爸先報上爭了功去，（欲下）

妻：等等再去，媽再問你個事。

蘭：媽，什麼事？

妻：桂蘭；你也這麼大了，該找個人家啦。

蘭：（已明其意）媽，你捨得讓我離開你麼？

妻：媽不捨得你呀，我打算挑個好孩子，讓你們倆都在我身邊，我又多了個兒子，多好啊。

蘭：媽，你想的太好了。

妻：我看中了個好孩子，媽怕你害羞老沒跟你提。

蘭：媽，我不害羞你說吧。

妻：你看德福那孩子怎麼樣？

蘭：你看呢？

妻：我看那孩子怪靈俐的，人品心眼都挺好，他打老早就有這個意思，我老沒吐口，打算跟你商議商議再答應他，桂蘭，你的意思呢？

蘭：（乾脆的）媽，答應他吧。

妻：（意外的）願意麼孩子？

蘭：媽，我願意，等會他就來，你告訴他好了。

妻：（高興的）這就好了孩子，媽心裡真像去了一塊大病啊！

蘭：我爹能願意麼？

妻：不用管他，我說了就算，姑娘是我的。

李馨：「大娘在家麼？」（桂蘭急入內室李德福拿果子襪衣進）

李：大娘，您在家呀，這幾天你老的身體好麼，我買了點果子給你老嚐嚐（殷勤的）這件襪衣是給桂蘭妹妹的。

妻：又化錢做什麼？

李：嘿嘿，這是點小意思。（笑）

妻：你還和桂蘭在一個廠子做活麼？

李：對啦，桂蘭回來沒說我什麼吧？

妻：沒有啊。

李：最近廠子裡又鬧什麼反動黨團登記，就是壞人登記，大娘，你說我能是壞人麼？我這個人你老知道，打小就安分守己。

妻：我知道，德福是好人，孩子別怕。

李：是啊！大娘，你老真和我的親媽一樣啊，你老能讓你侄

兒難看麼？（裝得怪可憐的）

妻：別怕，我給孩子擔保，誰說你什麼來麼？

李：工友們都上了我的眼啦：不過捉賊也得有贓啊！我是人正不怕影兒斜，就怕……我就怕桂蘭妹妹到上邊說我什麼。

妻：她怎麼能說你的壞話呢，我正打算告訴你呢，桂蘭答應啦。

李：（驚喜若狂的）啊，她答應啦，真的麼？那什麼也不怕了！多嚙答應的。

妻：剛才桂蘭才答應的。

李：我給你老人家養老送終，（跪下磕頭）保險讓你老人家吃香的喝辣的。

妻：好啊！好啊！德福啊，我再告訴你個事，咱那些輪帶你妹妹他們都說獻上對，我答應他們了，獻上就獻上吧，反正我們老兩口子，這往後什麼也不怕了，你說呢？

李：啊呀，那可不能獻哪，我不是跟你老說過麼，誰獻物資國民黨來了要砍頭啊，再說那東西值不少的錢哪，賣了幹點啥不好？反正又沒有人逼着獻，這是何苦呢？趕明賣了做買賣，我給你老經營，保險發財。

妻：說是實行什麼保險，再就好了嘛。

李：那是騙人，共產黨是窮不起啦……（桂蘭氣呼呼的出）

蘭：共產黨怎麼窮不起了？多嚙騙過人，你這叫特務造謠。

李：（慌）誰…誰造謠來？

蘭：你說的話我都聽見啦，你到處破壞造謠，別人登記你不登記，跑到我媽面前買好，說壞話，你破壞獻物資你騙了老人家可騙不了我，告訴你，在解放區裏你『作』不

了妖，到處都有照妖鏡，快顯原形吧。

李：（陪笑）桂蘭別鬧啦，你看，這件襯衣你穿着準合適，嘻嘻。

蘭：誰跟你鬧來，（將襯衣扔於李臉上）誰要你偷來的襯衣。

李：你！你打算怎麼樣？（羞惱成怒）

蘭：我要捉特務。

李：你是共產黨麼。

蘭：我不是共產黨。

李：那麼你就不要多管閒事，這沒什麼好處，姑娘！

蘭：工廠是我們自己的，我是個工人，我有責任反對壞蛋，保護工廠。

李：你敢把你丈夫怎麼樣？

蘭：（冷笑）好大的口氣，別做夢啦，誰是你的老婆？呸！

妻：別鬧啦別鬧啦，年輕的人真沒法子呀！

蘭：（猛省的）人家向他鬧着玩，他就瞪眼睛嘛！（哭）

李：（陪笑）我的錯，我的錯，我當你是真的呢？桂蘭！別生氣呀！

妻：你們說話吧，我燒點水去。（下）

李：你真把我嚇了一大跳啊，（拭汗）你頂摸我的底了，要真到上邊報告了可要了我的命啦。

蘭：那麼點胆量何必幹這個呢，再說你以為我能那樣做麼？

李：你當咋的，從打那天晚上你看見了我的槍，我就老是提心吊膽的怕你向上邊報告，最近廠裏又號召反動黨團登記我就更害怕了，今天我正打算來求求你，可巧你答應我了，我真是美死了，我真是十二萬分的高興啊！桂蘭……

蘭：先別高興的，我告訴你，咱們既然是一家人了，我就不能不告訴你實話，現在可挺緊的，你以後要小心啊，萬一出事，叫我們娘們可怎麼辦哪。

李：你放心好了，我以後一定小心，不過幹這種事，不賣賣力氣就沒錢化沒官做呀！

蘭：升官發財得看機會，如今這兒是共產黨的天下啦，若爲這個送了命，那可就不值得啦。

李：中央趕明打過來，還不又是咱們的天下嘍，那時候我起碼幹個團長，你還不就成了團長太太了麼？哈哈。

蘭：小點聲，中央中央的，別做夢啦，再說團長大人還偷廠裏的襯衣？淨這麼些個人還想坐天下？真是笑話。

李：什麼偷偷的，誰偷來，看不見拿點算什麼（笑）嘻嘻。

蘭：別扯啦，以後把背人的東西都拿來，我給你保存着，那天晚上若是叫別人看見不就麻煩啦。

李：對對，我一會就回去拿。

蘭：你幾棵槍？

李：就一棵。

蘭：還有什麼？

李：還有黨證，我一塊拿來。

蘭：你這就回去拿吧，落日頭的時候再來，我爹今個晚上在廠裏有事，一半時回不來，我再讓張大嫂領着媽去看戲，咱們倆好好談談。

李：（喜極）好，我這就回去。

蘭：道上小心點呀！

李：我知道啦！（下）

蘭：（看李下冷笑自語）死心場地的狗東西，還做夢呢，你

是自己找死啊。（妻上）

妻：他怎麼不喝點水再走？

蘭：他說有點東西忘了拿來，回去取去了。

妻：（高興的）德福真是個孝順孩子呀。

蘭：你老人家真有限力，挑了這麼個好女婿。

妻：你們可好好處着點呀！（劉老漢生氣的上）

漢：（向妻）你這個老東西真氣死我啦。

妻：我又怎麼惹着你了？

蘭：怎麼啦爸爸？

漢：我剛才到廠裏去報獻皮帶，一看人家都先報了，咱報了個末了。

蘭：人家要去報嘛？（撒嬌的）

漢：滾一邊去！（發現李送來的東西）；這些東西是那來的？

妻：這是德福送的。

漢：（大怒）好啊！你這個老東西想找死啊，我不是告訴你再不准他來麼（將東西扔於地上）。

蘭：爸爸！這不干媽事呀，他是……

漢：啊，是你把他請來的麼？我把你養活這麼大了，你也學會了氣你爸爸啦，我討厭這個小子你不知道麼？誰叫你跟他在一起轉轉來？趕明鬧的你爸爸名聲不好聽，你叫你爸爸還怎麼抬頭見人哪？

妻：你不用難爲孩子，我看好他了，我作的主，把桂蘭給他了！

漢：怎麼，你真那麼辦了麼？

妻：對啦，正要告訴你呢！

漢：他媽的，咱們都別過啦（摔碗桂蘭攔阻）！

蘭：（哭說）爸爸，你老先別生氣，我告訴你是怎麼回事？

漢：不用說，都給我滾！

妻：你只管鬧吧！你打算不要我們娘們啦，我走（哭着欲走）

蘭：媽，別別（蘭哭着拉住其母不放張大嫂王同志進）

張：怎麼啦怎麼啦？

王：大娘別哭啦，怎麼回事啊？

張：大爺也消消氣吧。

王：大爺，怎麼回事啊？

漢：王同志：你問問他倆個就知道了。

王：桂蘭，怎麼回事？

蘭：還不是因為獻物資的事。

妻：再加上我給桂蘭找的人家他不對心思。

王：桂蘭有婆婆家了麼？

漢：怎麼沒有，給了個壞小子。

王：我怎麼不知道啊，是誰？

漢：王同志，你聽我說，我打早就要把家裏的這點東西獻給工廠，他老是不讓我獻，跟我又哭又鬧的，我氣的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今天到廠裏報上了，我一看咱報晚了報了個末了，多窩囊，這個老東西還不願意呢。

王：這麼回事呀，報晚了也一樣啊，大娘不同意就慢慢商議吧，獻器材這個事是自願的呀！

蘭：我今天回來跟媽把話都說開了，媽也同意獻，我還沒對爸爸說呢？

妻：是呀！我這啥明白了，他們只管獻吧！反正老了不能沒主就行了，我還愁什麼！

王：是呀！工廠絕對對你老負責就是了，決不能凍着餓着你

老，勞動保險上都規定好了。

嫂：大爺明白了就好啦，大叔也消消氣吧！

漢：（消了一些氣）那麼我問你，你爲什麼要把閨女給一個壞小子呢？

妻：我看中了，我養的姑娘，這個你管不着。

漢：我就要管。

王：兩位老人家都消消氣，慢慢商議。

漢：不用商議，姓李的那個小子再登我的門，我就砸斷他的腿！

妻：你若敢那麼辦！我的老命就不要了。

王：張大嫂！先領大娘到你家坐坐吧！

嫂：好啊！大爺走吧，到我家坐坐去！（拉妻下）

漢：這個臭老娘們！四六不懂！王同志！叫你見笑啦！

王：大爺！沒有的話，都是自家人，不用客氣，大娘上了年紀的人了，得慢慢開導他呀！

漢：是呀！我的性子也急點，你坐吧！我到後屋刨皮帶去。

（拿鋤頭欲下）

王：你忙吧！（漢下）桂蘭別哭啦！你的事我都明白了。

蘭：（哭）王同志！我委屈呀……我屈死心啦！

王：（撫慰蘭）老人家還不知底細，他怎麼會不疑惑呢！

蘭：王同志！你可得給我作主啊！

王：桂蘭！你放心！工會分配你的工作你全作了，一切的事情工會全部負責，這件事你作的很有成績，這傢伙正到處破壞軋器材運動，工會打算趕快整他，你快把詳細情形跟我談談！

蘭：（擦淚）王同志！我今天回來，我媽說李德福向我求

婚，我假意答應了，讓媽告訴他，後來他來了，媽就告訴了他，他喜的給媽磕了一個頭。（忍不住笑了）

王：（故意引逗蘭）哎喲！不害臊啊！那麼大了還又哭又笑的呢！

蘭：（笑着打王一下）別別，你聽啊！我媽告訴他要獻上那些輪帶，他就破壞開了，說：『共產黨窮不起了，這是騙老百姓。』我一聽就火了，我從屋裡出來問他爲什麼造謠破壞？

王：這不是糟了麼？（驚問）

蘭：是呀！他也火了，問我是不是共產黨！

王：你怎麼說來？

蘭：我說不是，我是一個工人，保護工廠反對壞份子我有責任，我要捉特務！

王：更壞了（急問）後來呢？

蘭：你聽我說呀！這時候媽說『別鬧啦！年輕的人鬧來鬧去就當真的了。』這時我冷丁想起來，我原來是想套他一下的呀，結果氣糊塗了，自己也好笑起來，他當我真笑了呢！他也就以爲我真是跟他鬧呢，我也就假說是跟他鬧，還告訴他，叫他以後小心！把槍送到我這擱着，小心出事。

王：他有槍麼？（驚問）

蘭：有！他答應我馬上回去學槍，剛才回去！

王：他，他信你麼？

蘭：怎麼不信！（笑）你是沒看見他那個傻樣呀！好像我真成了他的老婆似的！把他樂的沒法子，坐不穩站不穩的，呸：呸：想的倒美！

王：想不到你這個丫頭有這麼些道道！真成了精啦！

蘭：你可別小看我！將來劉桂蘭還要立大功呢！這件事給立功不？

王：好好！這件事作成了一定給你立功！報上不都寫得很清楚麼？可是他答應你什麼時候來呢？

蘭：八成快來了，等他來的時候我先騙他的槍，到時候我叫你，你可得快出來呀，我不敢放槍。（笑）

王：你的胆量都那去了？（笑）

蘭：誰幹過這種事，王同志！你帶槍來了麼？

王：帶來了，別怕！還有大爺呢？三個人還捉不了一個特務？我到後院告訴大爺去！天也黑了。你可小心點呀！

蘭：你瞧好吧！快到後院去！他快來了，（王下，舞台暗下來，蘭到門口向外看看自語）怎麼還不來呢？（坐下又站起找了一把剪子放在腰裡，李上）你才回來呀！

李：（擦汗）才回來，桂蘭，我從你這走了以後，心裡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老害怕。

蘭：那玩藝帶來啦？（緊張的）

李：帶來啦！

蘭：我看看什麼樣。

李：（拿出槍）給你！

蘭：怎麼還兩個筒？

李：這是槍牌的！

蘭：怎麼這樣小呢？

李：三號的！幹活拿着方便！

蘭：（拉拉槍身）怎麼還能動彈呢？

李：（急）小心！小心！上去『子』了別走了火打着！（卻拿過去）我看看，快攔起來。

蘭：別別，沒關係！我還沒玩够呢？黨證呢？忘了拿麼？

李：拿來了，

蘭：快給我，

李：好！（低頭掏黨證）

蘭：（退一步用槍指李）別動！舉起手來！

李：（抬頭驚慌馬上又笑了）別鬧！別鬧！叫人家看見可不是玩的！（又放下手）

蘭：（怒目而視）誰跟你鬧來！這叫捉特務！你今天認識劉桂蘭了吧！還想娶我當老婆不？還破壞共產黨不？

李：（冷笑）可惜裡邊沒有子彈啊！

蘭：（慌了看槍冷不防被李搶去蘭機警的）我跟你鬧着玩呢？

李：（用槍指蘭）別動！好一個鬧着玩！再鬧就把腦瓜子鬧掉了！好利害的姑娘，你想騙老子？你可知道姓李的也不是省油燈麼？給我到屋裡去！（指桂蘭的屋）

蘭：你想幹什麼？

李：我想麼！哈哈！（奸笑）別費話！快進去！

蘭：別別！到屋裡幹什麼？你想打死我就在這打吧！

李：（奸笑）嘿嘿，我打死你誰給我做老婆？我要你不再跟我開玩笑，要你給我作個實在的老婆！走！（用槍逼近蘭）

蘭：我怕！你把槍放下，我進去就是了！

李：（把槍藏於腰中）諒你也跑不了！（躬身要抱蘭，蘭與李相撲打得不可開交，蘭拿剪子刺破李臉李欲掏槍蘭尖叫王與劉上，王用槍指住李，劉老漢手舉大鎬）

王：別動！舉起手來，李舉手）

漢：（舉鎬卻打）揍死你這個小子！

王：（急止住）劉大爺住手。（漢放下鎬）

李：（求饒）王同志，劉大爺！饒命吧！

王：劉大爺！趕快把槍給他掏出來（奸掏出槍嫂和妻進）。

妻：這是怎麼回事啊？（驚問）

漢：（邊說邊綁李）看看你這個好女婿吧！

蘭：（把槍給妻看）媽！你看！他是個國民黨特務啊！

李：大娘！你救救我！我從前是騙你老，我不是人啊！

妻：（大怒）原來你真是個特務啊！（打李一巴掌）你騙我說國民黨還要來，不要我獻東西，又甜言蜜語的要給我當養老女婿，你害的俺一家人好苦啊，你騙了我！我打死你這個狗東西！（打李）

嫂：（悲憤的）姓李的！你還認識我吧！你也有今天啊！你當初報告國民黨俺家有千分表，活活的逼死了孩子他爹，害得我們娘們無依無靠你好狠啊！我只以為這個仇這輩不能報了，想不到你現世現報！這才不到一年啊！我孩子他爹的魂靈走的還不遠呀！孩子他爹，我今天晚上給你報仇啦！（聲淚俱下咬李一口李慘叫）

王：（向嫂）大嫂！冤有頭債有主，我們一定給你處理這個問題就是了。

嫂：好啊！王同志！（哭）

王：大娘！我們走啦！

妻：王同志！告訴上級同志，我老婆子糊塗，叫他騙啦。

王：好啊大娘，大爺！咱去吧。

蘭：王同志！快走吧！（衆急下）

嫂：我也去呀！（跟下）

漢：（問妻）輪帶我都刨出來啦！快裝上！我一會叫車來拉！

妻：好啊！（幕急閉）

劉桂蘭捉奸

1949.7.初版 滄.1—5,000

其七